

五之書叢齋古耆

史學詞文古

著中念王岡黃

五之書叢齋古耆

史學詞文古

著中念王岡黃

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初版

王念中

嗣

子傳左
女叔銘

址●武昌糧道街

真印書館

四二二五八

老坡

司

春古居士肖像



古文詞學史自叙

將欲登泰山之日觀峯以觀初日之升則必自齊而魯以放康泰安取道南麓歷中谷循西谷然後臨焉苟或之吳之越之楚之秦之韓魏燕趙或之康齊魯而止則終不能睹泰山卽睹泰山矣亦終不能登其峰又何能觀日之初升康夫不觀初升之日而能知天下之所以曉者未之有也自韓昌黎倡復古之文埽八代之萎靡而力追子長孟氏以達於孔子文焉而與道俱矣後之學之者亡慮百數十家其能繼昌黎之正統者歐陽氏曾氏而止耳歸氏方氏姚氏而止耳若荀屈若賈董劉班若柳李若蘇王若遵巖若海峯伯言滌生文至矣而道或不足道高矣而文或不精有精於文者矣而或倍於道有足於道者矣而或弱於文有文與道幾似者矣而或未能並美噫何其難也其它之道其所道而文其所文者紫焉而敎朱砒硃焉而惑玉鄭聲焉而亂雅樂下里巴人焉而雜陽春白雪學者目爲之盲而耳爲之聾如入歧路之歧而不得返康莊大道是何也繇無以導之者也予故本數十年之所得窮四

古文詞學史自叙

寒暑之力爲一古文詞學史叙論古之聖賢君子豪傑之士之能文者釐爲祖宗支派俾學者知其源流正變與夫得失優劣而獲所從違庶幾繇古之文詞以馴至虛占之道耳夫古之道抑何用於今哉蓋道者萬古不變者也變虛道則文風靡而學術鑿而習俗澆而家國天下敗亡矣是故道之寓於文猶日之行於天地間也天地而無日則終古晝昧而不曉然則欲知天下之所以曉者非登日觀峰無繇也如塵泛舟虛吳越馳騫虛秦楚奔走虛燕趙韓魏徘徊虛齊魯之間而欲登日觀峯以觀初日之升其可得哉黃岡王念中自叙於耆古齋

古文詞學史凡例

一古文本稱倉頡所作之蝌蚪後世誤以文詞之古者曰古文

如古文關鍵古文淵鑑古文析義古文評註古

文觀止之類

獨姚氏古文詞類纂之名爲得其正故今編此史而以古文詞學名之

一近世分述歷朝之詩文詞曲小說雜劇者共名之曰文學史今專叙論歷朝之古文詞學故別名之曰古文詞學史

一凡研精古文詞學者必求之經與子史經莫備於孔子

念中按史體宜書名孔子不書者示獨尊也

子莫

醇於孟軻史莫良於司馬遷三者蓋文章之本原故尊之曰祖

一古文詞之學倡始於韓愈紹而光明之者歐陽修翼而正大之者曾鞏遙接之而具備其體者歸有光承繼之而義法益嚴者方苞姚鼐六子者皆能傳三祖之學爲古文詞之正統故敬之曰宗

一自荀卿至曾國藩十六子者爲文固各有專長亦不能無少短然要之皆原於三祖而多分其體於六宗亦可爲法於後世故殺之曰小宗

古文詞學史凡例

一自李斯至吳汝綸數十子者人之品類不齊文之高下不一但其文亦有不背乎祖不離平宗稍可觀誦而不能以人廢言者故統名之曰支子其有在可存可廢之列者則附之支子後以備博覽

一有文詞雖古而不軌於正或貌爲古奧而實無根柢與學古不至而流弊多端者皆外之曰別派以便學者之慎取焉

一各傳多刪取正史或私家所著而間參以它書者有正史與私著本闕略而薈萃各書以成文者庶幾爲一家之言

一三祖六宗小宗支子別派之傳皆欲其詳而不繁其餘附傳則概從簡略以示區分而省篇幅

一三祖六宗爲古文詞之極則後之評論其文者獨多故於傳後特立集評一目以示優異

一論文之旨惟三祖六宗各有特見故又立論文一目以爲準的其小宗以下間

有論者亦不出三祖六宗範圍故皆附于三祖六宗論文之下名曰發明

一叙論詳述各家源流派別而參以評論得失優劣者蓋合叙述史與批評史而

一之欲學者知所從入之涂而不迷於趨向也

一凡去取進退各家有迥異前人者雖出自鄙見而實各有所本故叙論既加小注又爲餘論以發明之

一各選家分別古文詞之門類不同遂有沿革而亦成爲史故取其尤者斟酌損益列表於後以備參考

一此史自春秋以迄讓清別裁二千餘年古人之文詞欲其無一遺誤自知其難所望海內研精古文詞學者本其公明精博之學識而加以補正則馨香祝之一此史之付印頗得予戚友朱君懷冰之助例宜附書以著其誼

古文詞學史凡例

古文詞學史目錄

自叙

凡例

卷一

三祖

卷二

六宗

卷三

小宗

卷四

支子

卷五

別派

卷六

餘論

附古文詞學門類沿革表

古文詞學史卷一

三祖

昔孔子生春秋之世道不行於天下乃退而刪詩書訂禮樂贊易象因魯史以作春

秋

念中按上古之世徒有謳歌吟咏而無文字雖有樂容或無詩及舜命典樂已道詩歌夏殷之世其傳甚鮮至周而益文所傳者多孔子刪古詩三千餘篇純取周上采商下取魯凡三百十一篇以授子夏子夏

遂作序焉漢興僅三百五篇有魯齊韓毛四家之學而毛詩獨傳至今（本班固孔穎達歐陽修）書之所興蓋與文字俱起孔子觀書周宰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刪其善者上自虞下至周爲百篇編而序之遭秦滅學濟南伏勝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間歐陽夏侯之徒學之寫以漢世文字號今文尚書至武帝時孔惠之書始出屋壁百篇皆在而半已滅又皆科斗字惠孫安國以隸古定之得五十八篇爲之作傳號古文尚書（本班固長孫無忌歐陽修）禮樂之制盛於三代周有禮經三百威儀三千而在六代之樂及周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去其籍自孔子時而禮不俱樂爲鄭衛所亂故孔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又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皆得其所下更戰國禮樂殆絕禮出淹中后戴諸儒共爲補綴得百餘篇惟樂最缺學者不能自立遂並其說於禮家書今禮有大戴小戴之學而小戴記盛行（參班固歐陽修）昔宓戲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及乎三代實爲三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文王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曰周易孔子爲彖象繫詞文言序卦說卦雜卦之屬十篇而子夏爲之傳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漢興有三家之學田氏焦氏微而費氏大興（本班固長孫無忌歐陽修）春秋者魯史策書之名昔成周微弱典章淪廢魯以周公之故遺制尙存孔子因其舊史考諸行事加以王法正其是非凡其所書一用周禮爲春秋十二篇以示後世後世學者傳習既久其說遂殊公羊氏穀梁氏左氏鄒氏夾氏分爲五家鄒夾白漢世已廢而三家盛行（本長孫無忌歐陽修）

六藝之文於是燦然備矣

朱右曰易以闡象其文奧書道政事其文雅詩發其情其文婉禮辨等威其文理春秋斷以義其文嚴

後世以六藝

所載皆聖人之道故尊之爲經以別於後代之文

柳開曰夫六經者夫子所著之文章也與今之人無異耳孫復曰詩書禮樂大易春秋之

文也總而謂經者以其修於孔子之手尊而異之爾斯聖人之文也歐陽修曰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文年之傾耳所其用功少而至於此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目至也朱熹曰古聖賢之數有是實於中必有文於外六經是也又曰六經治世之文也林明倫曰今之經古之文也孔子曰文不在茲乎後世以唐虞三代覺世牖民之文聖人之道在焉故隆爲經經以下通謂之文所以別於經而尊聖人也

然後代之文固無一不出於經

顏之推曰詔命策檄生於書序述議論生於易歌詠賦頌生於詩祭祀哀誄生於禮書奏箴銘生於春秋念中按顏說文章原出五經本

之劉氏文心雕龍劉氏云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品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祝嘏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爲根頌說稍與之異

而義理尤從經出

王景

文曰文章根本在六經非惟義理也而機杼物采規模制度無不俱備者王鑒曰世謂六經無文法不知萬古義理萬古文字皆從經出也

其離於經者必叛於道則無

所謂文也

王崇簡曰文所以載道含道何以爲文而今之爲文者其於道也何居既不知道何以知文求知其道必窮諸經以立其基沈廷芳曰不通經則不能文文不出入於經徒文焉耳念中按兩

說可故古之善論文者莫不本之於經

柳宗元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

取道之原也念中按王禕因其說增本之樂以求其通一句而改宜爲辨改動爲變繼之曰夫如是則六經之文爲我之文而吾之文一本於道矣梁章鉅則曰古之善論文者莫如柳子厚其所云本之數語分貼處實未能深切著明今欲指引初學祇須淺淺言之如要典重則學書要婉麗則學詩要古質則學易要謹嚴則學春秋要通達則學戴記各就其性之所近則於略得其意微會其通自然不同於世俗之爲文矣又歐陽修曰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爲文者光輝方苞曰古文本於經術而依於事物之理非中有所得不可以僞爲苟志乎古文必先定其所習然後所學有以爲基匪是則勤而無所此統言爲文之必本於經者也

而經固孔子所纂述者也故蒙以孔子爲萬世文章之始祖焉

念中按王源云六經者文之祖魏源云六經自易禮春秋姬孔制作外詩則纂輯當時有韻之文也書則纂輯當時制誥章奏記載之文也禮記則纂輯學士大夫考訂議論之文也然則整齊文字之學自夫子之纂六經始是六經皆宜屬之孔子而阮元云專名之曰文者自孔子易文言始實萬世文章之祖吾猶以爲狹也使六經不經孔子刪訂其能如是之精乎

孔子既歿迄乎戰國諸子爭鳴其文奇橫詭誕錯出而道術裂矣獨孟軻私淑孔子

亦不見用於世乃述孔子之意作孟子七篇其文最醇於諸子之中可繼六藝

韓愈曰孟

子醇乎醇者也又曰吐詞爲經皮日休曰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孟子之文繁若經傳故其文繼乎六藝尤乎百氏真聖人之微旨也念中按唐以前孟子雜於諸子中自皮日休請立孟子爲學科至朱熹以配論語大學中庸爲四子書而孔子之道賴以大明

韓愈曰孟軻好辨孔道以明姚鼎曰孔孟之道與文至矣

故蒙以爲孟軻者文

章之太祖也

劉鴻翔曰孟子者書論之祖也

自戰國并於秦以逮漢初猶有諸子餘習至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而文乃漸衷於道矣其時惟司馬遷承父談志同羅舊聞繼春秋而作史記開百代史家之法而

文莫尙焉

吳德旋曰下六經之文一等者司馬子長之史記是也史記文無美不具

其不合於道者寡矣

蘇洵曰遷史雖以詞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

尼遺故司馬遷者又文章之高祖也

宋祁曰史記爲紀傳之祖劉鴻翔曰史記傳志碑銘之祖張秉直曰司馬氏開闢抑揚縱橫變化不可羈勒故爲文章之

祖也念中按梁章鉅謂史記漢書兩家乃文章家不祧之祖是不知漢書不及史記之處也

曾國藩曰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駁亦視乎見道之多寡以爲差見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軻是也所謂見道多寡之分數何也深也博也司馬遷之書誠亦深博今論者不究其識解輒謂遷之書憤懣不平其無乃漫於一概而未之細推也諒哉言乎於是述三祖

孔子傳

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有曰孔父嘉者後別爲公族故以孔爲氏父鄆叔紇此本

左傳鄆魯邑叔紇其字紇其名史記世家作叔梁紇不知何謂故不從

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有一年冬十月庚子

念中按公羊穀梁二傳皆云二

十一年世家則云二十一年而無月公羊云十一月穀梁云十月孔庭纂要則年從世家月從穀梁殊無據故洙泗考信錄年月日一依穀梁

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

此本

世家念中按陬一作鄆

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年十五卽志於學長爲委吏乘田曰會

計當而已牛羊茁壯長而已昭公十七年郊子來朝孔子聞之見郊子而學之旣而告人曰吾問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時孔子年二十八矣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或以爲不知禮孔子問之曰是禮也二十四年孟僖子將死屬孟懿子與南宮敬叔

師事孔子

念中按孟僖子死本在昭公二十四年而學禮事左氏則建記在昭公七年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下

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

其衆萬於季氏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於是適齊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反乎魯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時定公五年陽虎作亂陽虎敗孔子乃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宰十年夏定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相齊人來歸鄆讎龜陰之田十二年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從而祭燔肉又不主孔子行適衛主顏雝由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哉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以未學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過宋遭桓司馬將要而殺之乃微服以過

念中按崔述以過宋與畏匡絕似一事恐不得分爲二故不錄畏匡

如陳絕糧孔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又反衛子路曰衛

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哀公十一年衛孔文子將攻太叔訪於孔子辭以未聞退命駕而行文子遽止之會魯人以幣召孔子乃歸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

念中按崔述信歐陽修疑易傳非孔子所作故

洙泗考信錄不載竊以爲十翼非聖人不能作不能以文不類春秋論語而疑之然則春秋又何可以不類論語蓋書各有體不能盡同也其中有子曰者朱熹以爲後人加之烏可以此而盡疑非孔子所作乎故仍從世家近人顧氏云孔子作十翼稱子曰者猶司馬遷作史記亦自稱太史公曰也此蓋古人著書通例有因此而疑十翼非孔子作者不思之過也其說良允

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

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哀公十四年春魯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乃因魯史作春秋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弟子蓋七十人焉不憤不啟不悱不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罕言利與命與仁不語怪力亂神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齊戰疾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在宗廟朝廷辯辯焉惟謹爾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四哀公誄之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相訣而去則哭盡哀惟子貢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